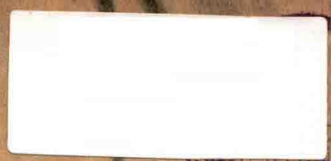




著時熙楊

燕影集



行發局書通華海上

琴 怨

廣州有瞽妓，特彈唱爲生。弄此技者，多盲婦。每當夕陽西下，燈影昏黃之際，江干路畔，輒見若輩足跡，而尤以花艇上爲最多，其間亦有操神女生涯者。

她雙眸失卻了光明，

淪落在天涯浮沉；

淪落在天涯浮沉；

有多少春花秋月恨！

她冷清清地坐在街頭，

只有那淒涼的琴聲在身邊圍繞；

只有那圍繞的淒涼的琴聲，

能知她心曲和她偕老。

她低弄短琴，

彈出她無窮的悲怨；

悲怨，悲怨，

都化作一陣陣一聲聲的琴音消散。

她一邊不住的彈，她一邊漫聲和唱；

緊閉的眼梢頭更流着珍珠般的淚浪。

人間是這樣冷酷無情，

又那里去尋那知音人來識賞？

十四，十二，三，於廣州。

零

怨

五

斷魂零語

本年五月三日，日軍強佔濟南，慘殺我革命將士甚多，作此以誌悲憤。

這一帶碧草連天，

這裏是水秀山媚；

我是不是化成了一片孤魂，

如落葉浮飄在仙境內？

樹梢露出那燦爛的殘陽，

點點金光，照徹了心靈中的迷惘；

我原來從野獸的爪牙裏闖了出來，

頭顱兒在，鮮血兒還未盡灑！

這胸膛是何時受了重創？

斑斑的血痕，滿沾在征衣上！

這刀頭是何時折了？

更斷了我的鎗，彈兒也無一粒腰間放！

我痛倒在綠茵茵的草原，

癡癡望地上的鎗刀，

「鎗刀呀，你們還迷戀我這將落的夕陽，
我親愛的弟兄們一個個那裏去了？」

耳邊一陣陣鎗炮聲高，

一羣羣虎狼正肆威狂嘯；

我的弟兄們盡被虎狼噬飽，

眼睜睜有多少破頭斷腰！

弟兄們啊，我們的血要流成江河，

好洗盡這些魔惡！

這無邊的壯麗的綠水山高，

是我們棲息的樂園，怎任虎狼咆哮！

舞影淚痕

——舞女的哀歌——

我似在珠宮貝闕裏翩翻，
眼兒迷離，
腰兒招展；

舞影淚痕

舞蹈得羅裳飄飄，燈光暗暗。

二

聲聲的急管繁弦，
交奏着惹人沉醉；
舞侶們歡樂靡靡，
情切切雙雙偎依。

三

是歡樂之舟，
在血海上眷戀飄流！
說甚麼愛深情濃，

不過是靈魂兒任人侮弄！

四

作甚麼自由夢？

這人間充滿了無限的悽愴傷痛！

聽呀，樂音是這般幽咽纏綿，

彷彿在酬和我心弦上彈出的哀怨！

五

我似那將枯槁的人兒，

氣奄奄一息垂死，

只有人來送杯杯酖酒，

卻不見一點一滴兒甘露！

六

我又似一朵憔悴的落花，

不顧那蝶戀蜂依，

不顧那枝葉憐惜，

但願追隨那淨瑩的流水！

七

但願追隨那淨瑩的流水，

幽幽的清風頻頻相送，

直到了浩渺無邊的大海，

落花兒飄蕩得無影無蹤！

飄零曲

某日，偶見一跛者，策杖而行，並扶盲叟，相與唱曲乞食於市廛間，作此憐之。

暫歇下我們的萍踪，

暫住了我們的浪跡；

人寰裏的朋友，且請聽。

飄零人歌幾句飄零曲！

潤一潤叫啞了的枯喉，
忍一忍輓轉般的饑腹；

不須琴兒來相和，

我們有淒楚織成的心弦，也彈得出鏗鏘抑鬱

我們唱的是天涯畸零，

是癡男怨女的相思苦情，

是深夜裏嫠婦的斷腸悲音，

是慈母倚門望兒歸的淒淒哽哽！

是饑寒交迫的痛苦呻吟，

是弱小民族可憐的哀聲，

是濤聲般的奴隸怒號，
是彈雨鎗林中的革命雄調！

唱得眼淚兒零零，

心靈兒不由得碎損；

心弦兒劃然分崩，

枯喉兒也嘶啞無聲！

黃昏掩着哭面去了，

悲愁的夜色深沉了，

茫茫無家的人們，

滿天涯，歸途何處找！

十七，八，八夜。

哀
憶

他獨自在橋邊低徊，
薄暮裏西風蕭蕭，
煙樹蒼茫的郊野，
如古剎般冷落寂寥。

二

他凝視那橋下小河，

流水悄悄無波，

他腦海裏反映出多少新痕舊痕，

迷離地化成了沉沉夢境。

三

他彷彿剎那間橋兒沒了，

人也離了這漠漠長郊，

是已歸兒時的故鄉，

悲切地坐在他慈母近傍。

四

明明在初春的月夜，

窗兒前還望見冷月的幽光，

月夜是那般清徹峭寒，

析更聲，還依稀地在耳邊蕩漾

五

慈母的面容蒼白，

一聲聲呻吟淒楚；

時睜眼看她的愛兒，

哽咽悽愴地不能成語！